

诗 绪

大雪时节

□ 胡巨勇

用兑现的雪花银
拓印冬的缺口成帖
漫天纷纷扬扬的大写意
上演着慢镜头里
温馨洒脱的覆盖
节气的底色开始返璞归真
厚重回归厚重
洁白回归洁白
季节的温软孕育着梦的情愫

一场雪拴住村庄的沉默
寒风翻译成了一部农历的忧伤
抒写的真实啄食着岁月的疼痛
瘦身的树,悟出另一种禅意

农家小院,安闲的时光
在醇香的家酿里缓缓流淌
炊烟涂抹乡土的抒情
几两二锅头,一碟花生米
就酩酊而醉了父辈的守望
眼前晃动的笑脸
总被看成丰收的五谷
女人们攒足一年的闲话
在穿针引线里
缝补着家长里短中的爱和牵挂
雪地里孩童的幸福
源于簸箕下支起的空头支票
捕获的不只是沦陷的鸟雀
还有雪人见证的快乐童真

等一场大雪

□ 涂启智

丘陵、平原、江河,收敛了笑容
空气停止了嬉闹
云朵,被谁钉在天幕上
一棵树,傲骨铮铮
用删繁就简对抗肆虐的寒流
一只鸟儿,伫立枝头
目光越过远方的苍茫
偶尔低头,梳理再度翱翔的愿望

麦苗消瘦,枯草慵懒
它们都在等
等一场摧枯拉朽的覆盖
让一些苟延残喘抑或蠢蠢欲动
销声匿迹。桃红柳绿
乘坐春风号,再度出演
季节的主角



范公偁是范仲淹玄孙,范文正公儿子范纯仁曾孙。他所著的《过庭录》,大多记述“祖德”,其中又以范纯仁事迹居多。虽然此书看起来只属于“另类家谱”,但是,作为北宋至南宋的名门望族,由范氏家族而串联起来的宋代政坛文坛,在《过庭录》中开枝散叶,以“一家之言”的方式呈现出了一个局部的“风雅宋”。

《过庭录》中的“风雅宋”

□ 蜀水巴人

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堪为千古名篇,其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更是成为天下士子慷慨自励之座右之铭。那么,一代名臣范文正公从未踏足洞庭湖,更未见过岳阳楼,究竟何因何故,使他但凭想象而写成了绝世美文?

他的玄孙范公偁在《过庭录》里给出了答案。

“滕子京负大才,为众忌嫉。”范公偁的记录颇为注重细节——谪守巴陵郡(今湖南岳阳)后,每日忿忿不平,管不住自己嘴巴发泄牢骚。作为子京挚友,范仲淹担心他再度因言惹祸,又忧虑他这个人平生自负,很难受人规劝。恰在此时,滕子京来信,请求范仲淹写一篇《岳阳楼记》。范仲淹接书大喜,借“记楼”之机,委婉劝喻好友,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于是,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就此诞生。

范公偁是范仲淹玄孙,范文正公儿子范纯仁曾孙。他所著的《过庭录》,大多记述“祖德”,其中又以范纯仁事迹居多。虽然此书看起来只属于“另类家谱”,但是,作为北宋至南宋的名门望族,由范氏家族而串联起来的宋代政坛文坛,在《过庭录》中开枝散叶,以“一家之言”的方式呈现出了一个局部的“风雅宋”。

在范公偁笔下,司马光是个这样的人——某一天路过范祖禹家门,本想叫 he 一起遛弯儿,但最后还是忍住了。司马光告诉范纯仁,吾不敢贸然轻言,因为范祖禹不是一个“趁哄底人”。读到此处,熟悉山西方言的人难免会心一笑。“趁哄”,随大流赶热闹意也,固执如山西老醠司马光者,也有露怯的时候。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玄孙吕本中写过一本《轩渠录》,记司马光洛阳闲居,时上元节,其夫人欲出看灯。司马光说“家中点灯,何必出看?”夫人回了一嘴:“兼欲看游人。”司马光居然怼了这么一句:“某是鬼耶?”一下子噎死人的光景。

除了记述经常与范家往来的名流契友,《过庭录》专门写了一个笔工——做毛笔的工匠。此人唤做郭纯隶,是许昌当时有名的“笔人”。然而,此人有一“怪癖”:每天以收入五千钱为限,一旦满额,无论早晚,不管送上门的业务多寡,都一律不再接单。他要干嘛?“闭肆出游,恣其所之”——有一次,范公偁父亲范直方在西湖就偶遇了郭纯隶夫妇——“见郭夫妇并酩酊笑歌而来”,且看,已经微醺,正且笑且歌。范直方不解,“怎么不在自己家里安逸喝酒呢?”郭纯隶回答得极其风雅:“家中非无酒,但饮之不佳耳”——为何,因为眼中无风景也。郭纯隶夫妇之所以宁肯歇摊儿而欢饮于西湖,是因为许昌西湖在隋唐时已经是风景胜地。《永乐大典》称,“天下西湖三十六,许州(许昌)西湖在其中”。苏轼治许时专门浚通西湖,并留诗“西湖虽小亦西子,萦流作态清而

丰”。司马光居小西湖十三载,在此写作了《资治通鉴》。夫妻临湖对饮,远胜于做笔挣钱要紧——一介笔工有如此识见操行,难怪范直方一千士大夫会翘指而“伟之”。

读《过庭录》,可以感受普通工匠的雅行,也可以“了解”宋代皇帝的审美。“人样子”这一节,颇为有趣。宋神宗公主到了择婿的年纪,宋哲宗很是上心,先在“遍士族中求之”,都不能让哲宗满意。身边的大臣只好追问,什么样的人陛下才满意呢?哲宗回答“人物要如狄咏者”——狄咏,是宋代名将狄青的儿子。《宋史》记载,狄咏为狄青次子,历任阁门使、带御器械,“数有战功,颇美丰姿,天下谓咏为人样子”。人样子,摆明了就是大宋朝最为标致的男模特!应该说,宋哲宗的“选婿”标准很高,眼光很刁。狄青与范家渊源颇深,范仲淹守边时,狄青是其手下大将。每临敌,他总戴一个铜面具出战,一如北齐兰陵王高长恭那样。狄青早年因罪入狱,脸上被刺字发配,就像《水浒传》中所写的“贼配军”。在范仲淹手下立功发迹后,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水除去刺字,狄青婉拒。谁曾想,一位脸上刺有金印的武将,其后代居然成了皇帝倾慕的“人样子”,倒真是应了那句话: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

考范氏家族,祖籍邠州,而范仲淹时移居苏州吴县。因而,范公偁写到了一个吴人——孙山。此人和伙伴儿一块儿去应举,放榜后孙山侥幸居最后一位。先期回乡的孙山碰见邻居,邻居打听自己孩子考得咋样,孙山来了一句:“解名尽处是孙山,贤郎更在孙山外”——小小一节“吴人轶事”,“名落孙山”这个成语因此书而诞生。

比起自己的父亲,范纯仁的历史“知名度”可能稍逊一筹,但是,他在《过庭录》里留下的一句话,并不比父亲在《岳阳楼记》里的那一句差。范公偁记载,范纯仁的外孙崔豫任长安县尉,官儿虽不大,却“为人自负,厚于贵物”。当时,范纯仁在洛阳任职,崔豫写信求教。范纯仁回信:“我平生所学,唯忠恕二字……尔曹但以责人之心责己,恕己之心恕人,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。”诵读斯言,不但明白了宋代正直的士族官员,如何历练自身的“风雅”,而且,范氏宗族名传千古之因也就了然于心了。

《论语·季氏》载:“鲤趋而过庭,曰‘学诗乎?’对曰‘未也’。‘不学诗,无以言’。鲤退而学诗。”孔鲤承教于其父孔子,这段典故被范公偁拿来,作了书名——因为《过庭录》里的人与事,大多得之于其父范直方。因此而言,《过庭录》里的“风雅宋”儒士家族传承,源远流长矣。



大雪节气的古老民俗

□ 卜庆萍

大雪是入冬后第三个节气,标志着仲冬时节的正式开始,气温会逐渐降低,甚至降到零度以下,因而大雪将至,寒气袭人。《三礼义宗》载:“大雪为节者,行于小雪为大雪。时雪转甚,故以大雪名节。”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关于大雪说:“十一月(农历)节,大者盛也,至此而雪盛也。”大雪纷飞的时节到了,让我们走进历史,看一看有哪些应时的古老民俗呢?

在古代,将大雪分为三候:一候鹖鴠不鸣;二候虎始交;三候荔挺出。鹖鴠亦称鹖旦,即寒号鸟,意思是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。还由于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,正所谓盛极而衰,阳气开始有所萌动,所以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。“荔挺”为兰草的一种,也感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芽了。

赏玩雪景。大雪时节,人们更多的是在冰天雪地里赏玩雪景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曰:“禁中赏雪,多御明远楼,后苑进大小雪狮儿,并以金铃彩缕为饰,且作雪花、雪灯、雪山之类,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,并以金盆盛进,以供赏玩。”这段生动的文字,描述了杭州城内王室贵戚在大雪天气里堆雪人和堆雪山的情形。雪后初晴,大地山河宛若琼楼玉宇,高瞻远眺,饶有趣味。宋代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载:“……豪贵之家,遇雪即开筵,塑雪狮,装雪灯,以会亲旧。”这段话也记述了人们在院中堆雪人、打雪仗,尽情享受冰雪世界乐趣的场面。

观赏封河。小雪封地,大雪封河,到了大雪节气,河里的冰冻住了,孩童们就尽情地滑冰嬉戏,当然也在岸上欣赏封河风光。清代乾隆帝和慈禧太后,冬月经常在北京漪澜堂观赏冰戏。乾隆帝亦有《御制太液池冰嬉诗集》《御制冰嬉赋》等与冰戏有关的作品。

夜作。大雪节气里,白天短,夜间长,所以古时各手工作坊、家庭手工就纷纷开夜工,俗称“夜作”。手工的纺织业、刺绣业、染坊到了深夜要吃夜间餐,因而有了“夜做饭”“夜宵”。为了适应这种需求,各种小吃摊纷纷开设夜市,直至五更才结束,生意很兴隆。

大雪腌肉。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。”“未曾过年,先肥屋檐。”说的就是大雪节气里的风俗,即腌肉。大雪节气一到,家家户户都忙着腌制“咸货”,无论是家禽,还是鱼肉,人们用传统制作作方法,加工成香气逼人的美食,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。大雪腌肉的习俗由来已久,这和鞭炮的来历一样,跟年兽有关。古老传说中,“年”是长着尖角的凶猛怪兽,每到除夕,都会出来伤人。人们为了躲避伤害,每到年底就足不出户,于是就想出了将肉食品腌制存放的方法,新鲜蔬菜则用风干的办法保起来。

大雪进补。“冬天进补,开春打虎。”“三九补一冬,来年无病痛。”大雪节气是进补的好时节,自古就有大雪进补的习俗,这样能提高人体免疫力,促进新陈代谢,使畏寒现象得到改善。

大雪节气里,今人延续着古老的民俗,使严寒的冬天有了无穷的趣味和色彩。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